



湯
幢
小
品

三
四

| |
|----|
| 15 |
| 88 |
| 2 |



門
號
卷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

國寶 五則

舊璽

武定勅

批勅尾

內外制

頒印 四則

古印 二則

請封

紅黃玉

誥勅 二則

賜劄

焚勅

別撰赦書

矯刻將印

存問

移封 四則



王官封典

優卹 五則

登聞監鼓

攻上官 二則

參屬官

詈人不憾

文官嫉娼

王謝

解怨為德

諭祭

謚 十一則

奏疏 五則

攻大臣

發私書

報恩不受

韓裴

呂霍意見 二則

忘怨憾德

忘怨釋罪

善諛 三則

師弟子禮

通家

死不忘友

舊寮執禮

子畏知己

公瑕設像

仇怨相遇

奉師友

門生天子

巢谷袁炎

鵠糧

子畏真心

子與好客

扮虎

湧幢小品卷之三

國寶

湖上朱國禎輯

太祖初卽位有賈胡浮海以美玉至製大明傳國之寶并置玉圭一二年製一小玉璽曰奉天執中四年置玉圖記二一日廣運之寶賜中宮一日厚載之寶又製六寶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曰皇帝行寶皇帝信寶皇帝之寶三白二青終太祖世止此未聞他寶也 文皇於壬午六月十三

金剛經
 普賢經
 法華經
 楞嚴經
 華嚴經
 維摩經
 妙法蓮華經
 地藏菩薩本願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阿彌陀經
 佛說無量壽經
 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地藏菩薩本願經
 佛說阿彌陀經
 佛說無量壽經
 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地藏菩薩本願經
 佛說阿彌陀經
 佛說無量壽經
 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地藏菩薩本願經

日乙丑入京師十七日巳巳卽位十九日辛未製
皇帝親親之寶二十五日丁丑製皇帝奉天之寶
誥命之寶勅命之寶終文皇及洪熙以下六朝
未聞增益至嘉靖十八年造御寶十一顆曰奉
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天子信寶曰天子行寶皇
太帝信寶曰皇帝行寶曰大明受命之寶曰巡狩天
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之寶曰討罪安民之
寶曰勅正萬民之寶衛輝行宮火法物寶玉多毀
則正統巳巳土木之難正德甲戌乾清宮之災所

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補或隨事隨時添置出
之內庭則史亦不得書耳今查會典御寶二十
四顆舊製十七顆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
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製
誥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
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天勤民之寶表章經史之
寶欽之之璽丹符出驗四方嘉靖十八年新製七
顆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
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勅正

萬民之寶蓋丹符用玉篆在舊製十七顆之內而
新製十一顆發尚寶者止七顆也然新舊之間終
與史小異亦不能淡考矣

洪武四年製大本堂玉圖記賜皇太子盤龍紐
方一寸二分今會典有皇太子寶一顆豈即用
此四字為篆文耶

建文皇帝在儲位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
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
溫栗二年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睹遂

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成親製其文曰天命各德
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寶方
一尺六寸九分三年告天地祖宗為文宣示
遠迤百官稱賀大享于奉天門頒賞

中宮厚載之寶厚原用玉而冊立則金冊金寶龜紐朱
綬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想冊立入宮方用玉寶
也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宣德元年以貴妃
孫氏有容德請於皇太后製金寶賜之未幾
貴妃有子旋正位中宮自是貴妃授寶遂為故

事

嘉靖末年 上諭內閣 皇祖初製六寶今止存
一其五正德甲戌火失之茲西夷有玉可示戶部
買盈尺之料補製戶部奉 詔索之賈胡得及格
者三以進 詔姑畱用價於官用銀內支給大學
士徐階謂不中格乃下部宣諭西夷携巨材以入
當以高價酬之未幾又進綠玉盈尺者三 上畱
用發價銀七千兩給之然終未愜意仍命購白漿
水碧二色玉以進又召戶部尚書高燿諭重價訪

購上品未幾 宮車昇駕 穆宗登極未聞有所
製造也

紅黃玉

世宗既改 郊壇方丘并朝日夕月壇所用玉爵各
因其色詔戶部覓紅黃玉送御用監製造戶部多
方購之不獲但得紅黃碼碯水精等石以進詔暫
充用仍責求玉十年部臣言中國所用玉大段出
自西域于闐天方諸國及查節年貢牘唯有漿水
玉菜玉並無紅黃二色且諸國俱接陝西邊界宜
俱

行彼處撫臣厚價訪購詔可至十五年陝西撫臣
上言奉詔求紅黃玉遣人于天方國土魯番撒馬
兒罕哈密諸夷中購之皆無產者戶部尚書梁材
以狀聞上曰璽等仍多方訪求并行巡撫諸臣
設法懸購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於是原住
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阿丹去魯番西
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為雌雄古時自鳴請
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臣齎重貨往購之二玉將
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

仍于邊地訪求報

舊璽

弘治十三年陝西都御史熊柎等遣人獻玉璽一
云鄠縣民毛志學等於趙倫村泥河水濱所得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色純白微青背有螭
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二寸狎等以為此秦璽復出
也事下禮部尚書傅瀚等覆自有秦璽以來歷代
得喪存毀真贗之跡具載史籍今所進璽其篆刻
之文既與輟耕錄等書模載魚鳥篆文不同其螭

紐又與史傳等書所記文盤五龍螭缺一角及旁刻魏隸者不類且又與宋元所得之璽色各不同蓋秦之舊璽更歷變故亾毀已久今陝西所進與昔宋元所得疑皆後世模倣秦璽而刻之者竊惟璽之為用以識文書防詐偽非以為寶玩也自秦始皇得藍田玉刻為璽漢以後傳用之自是轉相因襲巧爭力取意謂得此璽者乃足以受天之命否則歉然愧耻以為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璽為輕重也故求不得則私為刻造務以欺人

一或得之輒譁然以為秦璽君臣色喜交慶徧祀以誇示天下貽笑取譏千載一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謨睿鑒高出千古不師前代之刻製為一代之璽文必有義隨事而施真足以為聖子神孫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萬世者矣 列聖相承率由祖訓百餘年來別無古璽而受命永昌之福愈隆愈盛 皇上大德懋昭天命匪懈 聖躬萬福宗祖尊安正無俟璽而得天之眷有足徵者今此璽出於陝地乃遂以為天錫聖符交獻諭悅

蓋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內府以備展玩以彰
聖德以正人心臣等不勝至願併上從之仍命薄賞
志學等白銀五兩

誥勅

國朝文臣誥勅窮工極變皆作諛語大失絲綸之體
高文襄張文忠有禁皆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爲
大定式篇篇一律卽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壙志皆
用此法止具本系生卒進封日月與子女名銘語
寥寥結曰並垂不朽云此可稱不朽并有志者間

乞文人之筆稍得發揮然亦無幾矣夫由前言之
失于濫由後言之失于隘此亦聖朝一偏重事
無可奈何者

凡寫誥勅成化二十三年奉 旨照奏准年月填
寫

總督兵部尚書王鑑川崇古以金書誥勅用寶給
事中張楚城劾之改正舊規惟鐵券填金餘皆用
墨

武定勅

武定克舉之亂實有司剝削激之使變考洪武十
六年高皇帝武定勅曰朝廷政治遐邇通弗殊德
在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
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地法叔妻高勝
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
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
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
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吏曹如勅施行毋
怠嗟乎以今日克舉之變觀之高皇帝何神智

真超千古也

賜劄

唐太宗討王世充賜少林寺劄云王世充叨竊非
據敢違天常法師等竝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擒
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云云蓋當
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不
願者賜地四十頃劄至今實之傳為勅以後則
勅賜紛紛無之非是矣

批勅尾

李藩字叔翰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却之
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後拜平
章事河東節度使王錡賄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
書曰錡可兼宰相藩取筆塗去宰相二字署其左
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奏以
筆塗詔將無犯上怒耶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不
可止竟得寢此唐憲宗時事藩則賢矣憲宗能容
亦明主哉

真焚勅

宰相焚勅已是難事乃何益為益昌令焚征茶詔
書尤為奇特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亦可為能
知人用人者此唐玄宗時事惜史臣忽略觀察使
軼其名何軼其地真缺典也

內外制

宋朝以翰林學子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他官帶者
為外制我朝視草者皆詞林則是有內制無外
制矣而其人每自云典內外制若干豈遂以官之
內外分耶

別撰赦書

鄭首字晉信福清人少年彊記有俊才能文年十九魁鄉薦朝廷新頒溫公通鑑有鬻于門者首一覽輒能默識高宗南渡大赦天下首以赦書不文別撰數語遣弟子二百人馳宣於水南山下躬效縣官跪拜又以鄉人借地架屋首戲答之曰近來土地窄狹無處可借遂為人所訐有詔賜死臨刑之際天霧酸黑太史奏東南文星墜上有旨赦之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經解及榕溪文集行

於世

頒印

洪熙元年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大目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肅總兵官佩平羌將軍印交趾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回
印惟征虜大將軍為最重洪武中魏衛涼三公佩

之出塞破虜常李馮諸公亦止副將軍左右副將
軍卽專征不得佩也永樂七年丘福敗沒驢駒河
失之河畔時時紅光一道起射星斗又每有風雷
甲馬之異虜不敢過不知福與諸將能爲神抑印
之靈光所恃發耶其敗卒沒虜中者 文皇出塞
多自拔來歸有一卒知印所在言於 上掘得之
四周皆成龍紋 上見且愠且喜藏內庫洪熙元
年方補鑄然不以頒給也此外有鎮朔大將軍印
出口外巡邊陽武侯薛錄等佩之平虜大將軍印

有急聽征保國公朱永等佩之印皆柳葉文軍行
鼓燾護而前驅嘉靖二十九年成寧侯仇鸞佩平
虜印屢發光怪一夕忽作叱咤聲又一日懸空掛
於佛燈前衆駭異告鸞入視之鸞再拜墜地聲甚
厲磚皆碎鸞生時其母夢胡奴入室再拜忽自斬
首裂其屍及是縱恣不法未幾病命成國公朱希
忠入臥內收其印鸞悸卽死後四日陸炳發其反
謀剖棺剖屍如所夢

毅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勒內閣寫勅大學士將是

至以死捍卒別取勅行之有勅必有印蔣所執曰
臣不敢名君禮部則無詞以拒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玉銀銅凡四品
天子曰璽二千石以上曰章二千石以下曰印朱
文入印始于唐而漢器物銘多作陽識

矯刻將印

慈谿張公楷以僉都御史監劉聚軍征鄧茂七先
用招降檄檄無聚印信不聽遂矯刻征南將軍印
用之賊稍有降者事平劾奏奪職賊之存亡不止

招降一節且賊首負固降者偏裨亦濟甚事而大
將軍印豈可矯用乎自古權宜行事多矣此不可
訓

古印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大雨衝壞牆垣下有甄池內
藏古銅印三百顆本府官以聞事下禮部令鑄印
局官辨驗有識興定二年者至順至元至正年者
因言至順至元至正俱元文宗以後年號龍鳳興
定又元末偽主宋年號蓋元政不綱羣雄角逐或

掠得元時有司之印或借竊之徒假元年號而私造之偽相署以號令其黨事敗而遁潛匿於此者命悉毀之以備別用

許松臯太宰為司寇時得古銅印一紐

板紐有稜稜下有池

方寸余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于閻伯仁閻得之邠人聞地者曰

廷美之章與松公字正同因摹其文圖其形裝潢

為卷而夏黃州題曰神錫金等此事往往有之聞

丙戌科有吳之鯨者鎮江人未遇時得一印正與名回遂聯捷入中祕事固有偶然者亦可謂非

數也

存問

存問大臣是 國家盛事邦家極榮有司官宜肅恭將軍以後 君寵近見使者至城外僅主家周旋有司漫不經心亦不出見行賓主禮比迎詔時一切儀仗俱備老臣與使臣盛服控馬趣請所司偃蹇不至有經半日者是何心腸又辛丑年間中書存問一南大司馬至驛惡其不整捶隸人所司聞之大怒擒舟人捶加一倍使者皇急引避草草

了事而去真所謂委君命草莽是誰之過與莫謂
間散事以為無腸也

請封

嘉靖初年吏部右侍郎溫仁和以父璽年及八十
陳情乞封允之未幾詹事董妃以父復先任雲南
知府年八十三母婁氏年七十五比例乞封亦允
之此皆未及三年而遷 特恩者雲南公知縣御
史太守致仕老益康彊燈下能細書一日晨起拜
家廟瞑坐而卒

移封

大臣移封本生大父母者 國朝僅大學士楊士
奇少保朱衡與太宰張瀚^瀚以兵部左侍郎得之尤
為異數

移封本生者京官起於 世廟年間修撰諸大綬

外官起於 神廟年間長垣縣知縣劉學曾劉恂
恂篤雅堅正又與余善為僉都御史撫保定卒
行人司一署皆進士除司正副外皆八品故事八
品父在可貶封沒者不與余同年友王吉士為行

人丁父憂歎曰存沒一也 朝廷豈有靳焉特未
有明言者耳特疏以上得允自是司務助教等以
為請皆得允而母亦得借七品例稱孺人此真錫
類之仁也王姿貌魁偉有丰裁而性特慈厚官至
太常少卿

異塗移封起於 世廟都事歐陽念鳴贊喬可躋
巡檢魏烟至 穆廟為例萬曆十五年停

王官封典

故事王府官九年秩滿得封贈父母萬曆新例止

及存者為王官已自可憐又靳其父母恩抑何酷
也

論祭

論祭有違本縣主簿者正德中王襄敏公軾其前
三祭又皆參政

優卹

大臣歸家加輿隸或四或五多至于八惟孫清簡
需止加三人子姪欲請縣官補其一公不可曰上
已賜矣又煩有司耶近見杭州蘇州卽庶僚在家

亦有出入輿隸四人暇則守門擔柴水如家僕然
此不知起何時我湖獨無
宋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後得其裔孫
曰元亨者官永興助教余謂此事可法如宋之岳
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孫或于本縣增一廩生優之
亦無不可而惜乎未有言者雖然以穎國之元功
大烈絕世且不繼而況議及前朝乎故 國朝法
至備而恩至薄

弘治中蘇州陳副使冷庵以考察誣歸家貧鬻

書自給有司援天順例 詔歲給米五石
楊照為遼東總兵與戶部郎何東序巡撫侯汝諒
先後互相訐奏回衛久之還鎮感憤戰死無子有
二母貧不能自給都御史王之誥聞于 朝月各
給米三石免三丁終其身
蕭亮新喻人以廩生討葦林有功後戰死都御史
陳金遣官祭之上 詔賜絹二疋鈔六百貫錄
其子長孺為臬司吏何賞之輕乃爾蕭當贈官并
廩其子可也

論

忠孝二字不並謚蓋許國養親不兩立此顏真卿之議也

宋黃勉夫謂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荊公二人單謚正者無之然其後有程正公

韓忠彥卒請謚王居正謂公在熙寧時闕王氏坐講之說有功名教宜謚日文禮韓氏子以故事未有以禮為謚求易不從

補謚惟穆廟初最多錄諸忠義致死者然一槩

覃及亦傷于太濫矣

陳敬宗至嘉靖乙巳始加贈禮部侍郎謚文定誥云學優而正行直而堅經事歷五朝抗權貴而彌勁司成淹六考植模範以稱尊誠一代之儒宗篤行之君子

郭明龍在禮部銳然欲棄謚改謚議不克行而一時大嚙有某素亢直對郭大言曰宋高宗時秦檜加盡美之謚當時何嘗奪今日何嘗稱公欲以此定人品未矣郭怒甚欲言其人長揖而去郭惴然

曰不做也罷

日記載陳文粹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字下加一字如文正文貞之類衆論鄙特改例謚之曰莊靖此說非也謚以易名陳謚文是用其名也王文謚毅慈林文謚襄敏亦此意或謂程文德謚文恭林文俊謚文修何居曰程林二字名非一字名也二字名者重在下一字

揚州興化縣高閣老毅卒而賜謚閣本禮部本及通紀諸書皆書文義列鄉傳作文毅余常見高文

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稱高文懿集不獨票簽爲然葉葉中間細字皆如之宗與其子若孫必無誤可見諸書皆謬其文亦簡質所作自諸體外其贈章都曲藝早秩處士文絕不見有大富貴人酬應之篇卽此可見其爲矣

乙酉禮部題補謚者廿九人皆從百年上下株公論甚確洎得六人我湖獨居其二爲大理卿陳公恪少司馬吾師許公字遠此真盛事

余年友吳繼疎仁度疎山先生之子也先生清德

重望法應得謚繼疎畢一生精神命脈皆萃於此
余丁酉至京卽來共謀愆余單疏題請省繼疎
新入吏部余曰如此恐人將以捐吏部二字疑我
且新進詞臣未容草草必省臣乃可遂屬之給舍
羅龍臬棟余起草所引凡十六人吾郡陳大理公
與焉羅又益以數人以後十六人皆得謚此真生

平得意事

其年無恙

許師開府閩中閩士夫多借商稅爲壽師盡革之
兼喜講學會江右李見羅謫戍入閩雅稱同志日

夕會講從人太多稍有費用是以怨謫大興李九
我閣學非私稅者却循聲一口牢不可破惟葉臺
山少師雅所契莫癸卯師沒葉以南小宰考滿入
京余會於京口以師身後事囑之皆李爲少宗伯
署部事葉皺眉曰李公在無可爲者余戲曰他日
先生在事當如何葉應曰不負不負後議謚李葉
俱在相位李被彈不能出葉乃得行其志亦天之
所以相許師也

登聞監鼓

登聞鼓院宋顯設官為監 國朝以給事中錦衣衛各一員以直之而無專職名而已矣大約奏者不真真者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刎鼓下而無能窮究其實者即不設可也

奏疏

成化初御史姜洪陳言時事四曰辨邪正推舉在位在野諸臣凡二十三人皆一時名碩而指揮許寧謂其廉能驍勇軍民悅服太監懷恩忠清公亮善守法儼然與吏書王書恕王竑李秉竝卓矣卓

矣

林見素在家劉瑾薦起撫四川具本奏彈曰宜以知己為報然不忍坐視將亂將危而不之救草疏與御史陳茂列議無可托寫本又無可托賈進相對飲泣而止及赴四川稍續前稿令教諭范府騰淨奏上而瑾已擄復上疏慶幸忠臣之愛君如此萬曆庚子余典閩試策問人才以公為首督學沈泰垣為初額祀嘉靖初以抄沒錢寧等房室給皇親邵茂等此細

事乃工部議量留言官余璣等又以疏爭如何動
得聖主

汪鏞亦有好處在都察院時有羅增者南城縣人
爲族人所誣其子鈇詣登聞院七上章皆格不行
又再詣闕泣不絕聲汪憫之爲奏聞釋之事始終
凡三十六年矣卒得終養鈇之篤孝不必言而其
時當事皆何如人耶

蕭何轉關中粟以給滎陽成臯之軍是實乃近日
一計臣上疏曰蕭何轉餉韓彭因以成功韓彭用

兵何地而蕭得以粟濟之耶

攻上官

胡夢豸不知何許人舉人司教萬曆初年奏爲條
陳學校急務遵復祖制申明臥碑以正士風事下
部立案陞河南某府推官江西巡撫潘季馴疏武
寧萬載二縣盜賊之區并德化永豐冲煩之地乞
用甲科胡復奏爲庸邪大臣恃違祖制蔽塞賢路
事潘自陳部覆奪夢豸官

千戶鄭一麟奏撫按孫鑛等遲玩乃萬曆丙申年

事

攻大臣

一科臣攻大臣云且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
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覲其雷既陽為必去之
形以乞憐主上又陰為復留之勢以駭制羣情諂
浚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礪齒以待人
語極嘔心而亢氣已斲大臣到此地位其人其時
可知矣

參屬官

右按臣參一屬官云一目已盲未盲者兼為阿堵
所遮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線不過描寫
貪字耳何作巧乃爾

發私書

近年有某官以事回籍投書給事中李某李發其
書上聞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則
甚矣然直置之不答可耳亦何足瀆君父之聽即
瀆聽亦不過尋常摧枯拉朽舉動非有大關節繫而
票云舉發私書忠直可嘉著與紀錄李後亦以考

察去官

言人不憾

劉子翼字小心在隋為著作郎峭直行嘗面折僚友退無餘言李百藥曰子翼言人人多不憾

報恩不受

張弼脫李大亮之死後大亮貴求弼不得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一日譏諸塗持扇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之帝為遷中郎將代州都督弼

之行誼更在丙吉上蓋吉為大臣且君臣之間誼不當言如弼處卑位有活人之德其人貴顯相遇而不言既遇而不仕受聖賢豈有過哉

文官嫉媚

郭子儀困於程元振魚朝恩稱曰宦官可言也至李晟困於張延嘗延嘗文臣為宰相而嫉媚大功臣殆逢迎德宗猜忌之性故為此懷計真可恨可殺其子弘靖陷于幽州天所以報也晟祀于武成王廟位在十哲宋孝宗黜之則湯師退所為湯死

延嘗之後身而論者猶謂曷許奏失大體余謂此
正大體不可失也

韓裴

令狐綯薦裴垣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
而不能棄故事^初詣省覲事丞相送之施一榻堂
上壓^之甲道而坐垣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
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駭愕以為
唐興無有此辱人為垣羞之垣性清儉子娶楊收
女嫁具多金玉垣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今受辱于

休休好佛亦非汗士而相阨如此中必有故然休
固失矣方惴然出省垣宜何如自處力辭之可也
垣後拜相從子贇昭宗時亦繼其位帝疑其外風
檢而睚帷薄以問學士韓偓偓曰贇咸通中大臣
垣從子內雍友合疎屬以居故臧獲猥眾出入無
度殆此致謫帝為釋然偓真長者遇他人垣難乎
免矣偓又解陸扆之阨

王謝

江左之晉必稱王謝王氏輔元帝號稱中興在位

不聞謝氏一人謝氏破 堅最爲上功在位者亦
不聞王氏一人豈天文生才隨時各聚一族抑亦
有褊心阻抑不相容邪如謝安與王愉翁塔成仇
便自可見

呂霍意見

張永嘉入朝南九卿約呂仲木往賀以不識面辭
既卒約會祭乃不拒曰今自合從衆永嘉清而狠
歿後家中有擾攘事聞於御史霍渭厓在南京約
仲木冀力保其家呂與書責其阿私黨姦且望其

一變爲正人霍復以書辨稱永嘉十善呂不應事
遂止二公議禮原不合霍之約呂可謂不知馬西
玄爲呂作墓誌言永嘉暴橫其鄉侵田宅無數事
或有之宜其後之不振

渭厓生而重腫既病或言當考命書者公言志定
卽命定自疑夢兆不佳兩子在遠曰死斯已矣尚
惜千百歲耶門人約御醫王璵候問王曰尚可藥
但曾辱吾家集吾身監生藥如不效誰任其咎乃
止既革張目旁視口稱天地間道理次日卒矣嘉

五庚子順天試其子若館賓不得與欲上疏摘錄
及卷之疵謬并中者納賄事門人李中麓力止
不聽李又復書言所中卷多可觀諸子進取不必
在一時安知本省無人格者遂碎其疏不果上而
中廣東第九已不及見其性之刻急如此
王文又何恠焉是年順天典試者為重
詩吁亦危矣

怨為德

僖公永明掌臺篆為給事中魏時亮所

魏新進未知公之素而張之親吳某
吏部不得怨公而揭之魏者公既去衆知
吳考察棄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後副院
僖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都魏聞之引
謝曰少年入流言誤彈尊公終身為恨今乃
過遂薦入臺蓋君子人相處解怨為德如此
長身諤諤余初第猶及見之後官至尚書
莊僖為蕪湖令拜南給事中天德亦令蕪湖後父
子並祀于縣

忘怨感德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于鄉縣令曹祥扶之卒為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為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後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雷竟父譚乃去且厚贈之祥為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為怨以為德不忘亦不諱而懇懇致謝賢于人遠矣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忘怨釋罪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最無賴繫之詎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羅草烈日中稍緩捷之誠泣曰讀書冀顯揚今虧體辰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行賄乃免永樂丁酉誠領解首明年進士為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誠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誠敦朴人以壽終

仇怨相遇

凡人仇怨能解爲上其有仇怨在貧賤而富貴偶
然相值者尤爲不幸當求善處之策歛汪雅堂公
名在前隆慶戊辰進士嘉興司理陞刑部主事罷
歸凡二十餘年余辛卯謁吾師許文穆公師曰此
中惟汪雅堂好客蓋往拜之相見恂恂公築小園
曲折甚有致治具精甚蓋明幹有用才問其罷官
本末不答後訪之則其父原平湖丞爲劉尉所搆
太守徐攝之公方爲諸生蒲伏請罪徐不爲禮竟
逐其父明年公鄉舉聯第司理嘉興二人尚在徐

與

慚郊迎劉自縛請罪公本不較兩人中疑厚爲備
徐入覲敗官疑出於公訐之俱罷豈非冤對不能
避者乎要之選時亦可避而官止於此避亦何益
汪入庚午棘圍收馮具區先生旣沒馮爲墓誌云
雖耀俗眸終虧遠到耀之一字亦可思已

善諛

具區與賀伯闇吏部同年賀長一月以文字相知
馮旣貴賀尚滯諸生馮善諛賀矜莊自律相會馮
故以諛語挑之賀大怒愈怒愈諛賀無如之何至

拂衣去且怒且罵馮只笑譎致書曰果不出吾計
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如初朱生日兩公心事
真如青天白日區具先生能遊戲三昧而賀去之
遠矣

具區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斲臥寤而汗如沐
曰方斲時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
厨外錯星霞手拭之石也行里許大海中萬山色
正如鬱鬱藍金碧相射濤聲雷震其澄徹處蛟龍
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

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以旌
幢迎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絲竹階砌峻整
宮宇弘麗皆有封識俄然洞開其中物似光妙所
成又似家所常御出門返顧其額曰宛委之山曰
夢之九年新春正啜粥箸墮地不能拾屈一臂以
枕呼之不應逝矣或夢之為城隍神呵殿出門而
部明龍五歲時日忽有夢神人扶之復明舟火燎
鬚有神赤面自火中引出歸捨舟登陸墮水滅頂
若有木踐而升渡江風作舟側且覆亟泊蘆洲露

宿終夜猶吟詩不廢生時三夢爲城隍神入廟治
事事歷歷可指數沒之前二日夢城隍神約日交
代如期而卒

具區不甚教子每歎曰人生自性若苦督訓多費
物力供師友之奉真癡人也築精舍于孤山曰得
附林處士足矣并買舟西湖二十侍歌舞甚適不
能飲惟佳茗清香與衲子爲伍亦逍遙地行仙也
評者曰拋却富貴易并忘子孫難

奉師友

黃魯直居涪州有廣人林師仲者往謁之勉以教
子曰人家有賓客動輒費數十乃不能捐百千奉
其師友非善計也師仲兄弟感其言創義齋以教
遂有登第者至今振振不替云

師弟子禮

孫明復居泰山孔道輔往謁見石介事明復執杖
履甚恭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此語却不然
魯固素多禮義者

門生天子

張後胤字嗣宗崑山人唐太宗微時嘗從受業後
卽位召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
孔子門人三千逢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
王天下計臣之功勝于先聖帝爲之笑此真所謂
門生天子也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
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
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卒年八
十三考後胤與羣臣以春秋酬難則所授之經必
春秋也宰相張鎰卽其後

通家

陸務觀云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旣受
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祖父乃就坐

巢谷袁炎

巢谷字元修徒步省二蘇於海上因得立傳垂名
後百六十年有袁炎嘗學於吳潛潛謫循州徃
從之有力阻者歎曰豈可使巢谷專美于前哉潛
亦爲立傳

死不忘友

賈餗與沈傳師善餗拜相傳師前死常夢云君可
休矣餗寤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然臣奈何餗以李
訓謀覆族然實不與訓謀也若傳師者死不忘友
今之翻面弄舌者可以媿矣

張司鵠糧

人以其名富而好禮慕揚鐵崖名往

張司令元時人以其名富而好禮慕揚鐵崖名往
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鮑恂為師
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
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即應

子畏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其年應御史科不見
錄太守新蔡曹鳳薦之得隸名末曹初因文溫州
見子畏文奇之曰此龍門然犀之魚不久將化去
蓋子畏知己第一人也

子與好客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
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盛言客
自喜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
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

曰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知人客猶得意
傳示爲重

公瑕設像

吳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書少爲文徵仲獎賞感
之甚設像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王百穀稱登相
左見卽避去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子
弟之子長康亦夭無子以甥邵姓者爲嗣亦不克
終

扮虎

聲曰楊柳頭邊鐵笛風蓋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
鐵崖撫掌笑曰彼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
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鵠糧鐵崖素愛鵠不能卻隨
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之而去

舊寮執禮

況鐘守蘇州與吳江參政平思忠有禮部舊寮之
誼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
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兒敬如此思忠居
貧自守未嘗以事于鐘人尤多之



子畏真心

唐子畏長于文衡山自請北面隔坐其書云非面
伏乃心服也項它七歲為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
歲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筆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
而走矣寅長子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中為
師求一俯首以消鎔渣滓之心非徼徼為異亦使
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乎度徵仲不可辭也
袁郎中歎曰真心真話誰謂子畏徒狂哉

贊曰子畏知已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窻友也程先中甲科
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
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與在
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韓程以事
調獲鹿縣丞又被告賊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
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晚命戲子演
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
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
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

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椒今朝獲
鹿敢來求縱 湘江水難洗當初一箇差程
遂解印步行以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湧撞小品目錄卷之四

都城

羅城分工

南內

演象所

瑞木

香木

府縣城池

權奇築城

都牆

宮殿 八則

梳粧臺

神木 七則

聖木

運木

城門 二則

樓閣臺

堂 七則

奕

鐘鼎 十一則

人皮鼓

銅拳

鐵器 四則

僧取沈牛

鐵棺

翠棺

衙宇房屋 十一則

琴 四則

銅鼓 五則

古銅鏡

鐵爐 三則

陝西鐵人

鐵鑊釜 三則

攢棺奇繪

湧幢小品卷之四

湖上朱國禎輯

都城

國初有高築牆廣聚糧緩稱王之言一以為朱升一以為陳碧峯其說不一然太祖初得和陽即分地甃城此時謀臣尚未合隱士尚未搜也既都金陵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鐘山頗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之宮稍庠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城作新宮于鐘山之陽在舊城東

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鐘山之趾
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
焉既下北平大將軍展築其城取徑直東西長一
千八百九十丈 文皇因受封焉既即位定爲北
京六年北巡稱行在方平南交屢出塞且營宮殿
未聞有所改作也

都牆

六朝時建業都城外僅竹籬齊時有盜殺白虎
傳者王儉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

言改立都牆儉又諫止上曰吾欲後世無以加所
謂外羅城也 我朝改作凡十三門週二百餘里
包鐘山 孝陵其中北京惟貼城內外爲子牆高
不及三丈嘉靖末年虜患作南城如重城之制而
稍庠要之都牆不可已也

羅城分工

南京外羅城舊供工部修理成化九年奏准自馴
象門起八門屬本府修滄波門起屬工部修焦猗
園云 太祖築京城原工部與本府共工後府築

已竣尚有餘資建石橋於江東門曰賽工橋蓋賽工部也後人誤以沈萬三秀媳婦所築遂曰賽公可笑然則成化題准分修倘亦有舊例可據耶

宮殿

南京宮殿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興工所司進圖悉去雕琢奇麗者門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華蓋曰謹身兩宮曰乾清坤寧四門曰午門曰東華西華玄武大略已定 登極前一月御新宮以卽位祭告 上帝十年改作大內午門添兩觀中

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兩廡之間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右順及文華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承天門樓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而西宮則 上燕居之所也

太祖集諸地師數萬人卜築大內填燕尾湖爲之雖決於劉基實 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後知其悞乃爲文祭光祿寺竈神云朕經營天下

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此真大聖人心腸故 文皇北都享國長久

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為府即今之西苑也靖難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於東去舊官可一里悉如南京之製而弘敞過之即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歟盡處前挹九河

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皇城繞翼而出又五十里合於潞河余過西華門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黑南北可數十丈此真龍過脉處出西直門高粱橋一帶望之隱隱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 天壽山又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寧有極哉 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禁籞未暇經理又殿成即遇災以奉天門為常朝之所故諸宮闕及各衙門皆未備至宣德七年始

加恢擴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西之隙地
正統初木植已積三十萬餘他物稱是五年三月
興工六年九月三殿兩宮皆成十一月朔御殿
頒詔大赦次日復御殿頒曆又次日文武羣臣上
表致賀而兩都規制始大備矣

永樂十八年三殿工畢上召漏刻博士胡齋
卜之布算訖跪曰明年某年某日午時當燬上
大怒囚之至期獄卒報以午過無火胡服毒死則
午正三刻也殿果焚上甚惜之今查三殿之火

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大等殿門災
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
至午門樓廊俱盡次日辰刻始息越十余日上
諭以永樂殿災尚有門代今滿區一空禁地可乎
殿庭無不復之理當仰承仁愛毋責直為忠於是
禮工二部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
工費浩煩容臣等會同勘議上曰當先作朝門
并午樓為是殿堂即隨次為之明年七月大朝門

等工成四十一年九月二殿成時上性嚴急諸
臣竭力從事隨宜參酌須彌座缺環者補之柱小
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既成工部請額諭曰
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
字當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於是部臣謂當為
橫匾天字居中兩傍稍下相對上復以為不雅
取洪範字義改奉天殿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華
蓋殿為中極謹身殿為建極仍直匾順書文構曰
文昭閣武構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

歸極東角門曰新政西角門曰宣治又改乾清右
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曰義平

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來所無其名之正亦自來所
不及方幸汴梁卽築奉天臺今在藩司治後蓋
太祖心與天合故念念在茲不敢忘世宗既改大
禮憲羣臣力爭遂改郊改廟一切變易從新并改
殿名大臣隨聲附和舉朝皆震懼不敢言穆廟
立應詔陳言者每每有復殿名一款時亦不從
今劫灰已久未暇議及日後工完聖明深念

祖德仍奉天之舊可也

兩宮之災則正德九年與萬曆二十〇年各一次

卽葺復而今新宮尤偉蓋工部以殿材移用故也若在世廟時亦必易名矣

南內

南城在大內東南英皇自虜歸居之其中翔鳳
太等殿石欄于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內官悉取
去爲用又聽姦人言伐四圍樹木英皇甚不樂
既復辟悉下內官陳謹等四十五人獄

修補完備各降其職尋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
成正殿曰龍德南門曰丹鳳殿後鑿石爲橋其後
疊石爲山曰秀巖山頂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又其
後爲圓殿引水環之左右列以亭館雜植奇花異
木其中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享賞
世廟中復臨幸余備史官丁酉八月遊其中得悉勝
概石橋通體皆盤雲龍勢躍躍欲動東爲齋宮者
五大門西向中門及殿皆南面每宮殿後一小池
跨以橋池之前後爲石壇者四植以括松最後一

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圍廊與後殿相接其制一律想
做大內式爲之 太祖欽定所謂盡去雕鏤存
樸素者

梳粧臺

大內後苑山石 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倘有所謂
梳粧臺者相傳起於遼之蕭后考之遼史望氣者
言女直有天子氣其旺遣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
山玲瓏奇甚時女直方長於遼遼多所需索因請
此山自行輦取女直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

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卽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
所自起也其後益以民嶽良當是金完顏亮以前事
宣宗止以良嶽立論當時閣臣宣密奏補所未足而
竟寂寂豈畏 宣皇英明不敢言柳原味其來歷
故然耶然遼方鑿山而阿打骨吳乞買生已久矣
何益哉何益哉

演象所

嘉靖初廢大慈恩寺從錦衣衛之請卽其地改爲
射所 上以金鼓聲徹於 大內擬改建玄明宮

別以大興隆地為射所論工部及都督蔭炳炳曰
大興隆地亦逼禁城不便惟安定門外有廢官
廳隙地宜將宣武門外民兵教場移此而移射所
於民兵教場射所舊地改為演象點視差撥之所
得旨允行其地在宣武街坊牌之西至今人雙
稱之曰射所或曰演象所莫知所自來也

神木

神木見於永樂間宋禮所奏遣官祭之即因之賜
名焉至嘉靖三十九年鳳陽府五河縣杉木一株

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湧出泗水沙中守臣上
言中都祖陵所在大木忽現謂由河洛而下原
非所出之區謂從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
祖宗啓佑淮泗效靈與大工會不遇然也昔成祖
重修三殿有巨木出於盧溝因以神木名殿二百
年來美談再續謹拜手以獻疏入上令送至以
助營建

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後若干乘萬騎從而
北至者東走海去雨既有大木三十章長十丈大

數圍遺永平城下蓋龍王採木來送閱數十年一
遇之時南昌熊瑞以恤刑至所親見者亦嘉靖
年間事
舊傳高郵州新開河有運皇木者適漕衝決失大
木二歲久湖中有二物如龍形每遇風雨則昂首
奮迅聲聞數十里遠近見聞相傳木龍出現自後
湖決雖風雨不現疑入海矣嘉靖元年州堂歲久
將圯郡守謝欲新之材木俱集獨少正梁命工營
求不得忽湖中浮一物苔衣如毛長尺許遊動搖
盪人疑不敢近報州差水工驗勘乃一巨木也樟

棧至岸工人量之與州堂間架長短相合遂祭告
斤削繒綵以充其用祀而上之若神助無難於力
或以二木之遺其一者郡人王詩謝公有意建
州衙神木千年出浪花

梅灣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舊註云谿有古梅吳
時作姑蘇臺伐以為梁而存其根產木成塢有巨
木臥湖心水涸不露人繇此神之曰梅龍蓋梅梁
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鼙吼聞數里
土人相傳梅龍顧子十道志吳造建鄴官始取材

至明堂谿見古梅其材中梁以還都梁已具無
所用之一夕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
湖中隨水浮沉一云會稽禹廟梁卽此木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鑿字號結筏而下既至
無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選買供運舟之用南
部又來爭高人甚以爲苦別巨者沉江于俟其去
沒水取之常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沒中有老
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
口榜曰木龍府殿上人冕旒甚偉面黑痕宛然

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頓首曰榜已
明矣惟大王死生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尚可延
速歸令一人負之而出俄傾抵岸則舟在大水上
衣服皆不濡旣登岸一無所見

海虞王之稷爲貴陽通判運木渡黃河其最大者
二忽逸陷窟泥中千人不可出爲文祭之乃起復
見其夢曰五三千年爲羣木領袖今乃逐逐隨其後
終當別去必欲相煩應天子命非以巨舟載不
可加其言拽而登舟舉纜一呼如躍舟行甚疾絕

無沮塞

永樂中雲南普寧州大風折一古樹軍陳福海解
以為版内具神像著冠^冠執笏容貌如畫彼中神而
祀之有禱輒應正統二年學正楊茂請加勅封下
禮部覆寢

瑞木

洪武元年臨川獻瑞木木中折有文曰天下平質
白而文云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考
之前代往往有之齊永明九年秣陵安知寺有古

樹伐以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曆中
成都民郭遠伐薪得一枝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
藏秘閣五代梁開平二年李思玄攻潞州營于壺
口伐木為柵破一大水中^有朱書六字曰天下四
載石進乃表上之司天監徐鴻曰丙申之年有石
氏王此地也後石敬瑭起并州果在丙申歲宋太
祖建隆五年合州漢初縣上青樛木中有之曰大
連宋三字太平興國六年温州瑞安縣民張度解
木五片皆在^有天下太平字英宗治平元年杭州南

新縣民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挺出半指如
支節書法似顏真卿神宗熙寧十年八月連州言
抽木有文曰王帝萬天下太平政和二年十月安
州武義縣木根有文曰萬宋年歲紹興十四年慶
州民毀歆屋柱木理有五字曰天下太平時淳熙
十六年七月晉陵縣民^析新中有四字曰紹熙五
年知是者二既而明年改元紹熙果五年而光宗
崩元天曆己巳平江萬戶府構正衙解一巨木中
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元己 宗矣

真州樵人折一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趙其木丈二
尺圍其字音半解揚州半雷真州

聖木

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經二丈名爲聖木秦
時代此木爲鼓顙顙成忽奔逸北至桂陽

香木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
之驟賤每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又施
州衛有大木乃先朝所採百年拖之不動時時生

蓋大僅如豆焚之極香

運木

故事諸省運木先於張家灣出水拽運以次入神木廠既完始取批迴動經歲月間有水溢漂失座累死凶者工部主事王挺奏即水次設廠竹木至聽入即與解官批迴公私使之挺象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參政清約工詩文負氣有官聲亦奇士也

府縣城池

太祖與張士誠相持得常州長興皆殺城之半以便守禦湖州亦如之惟江陰城元初皆殺後鄉民相率為土城因甃磚石加女牆守之

慶陽府土城七里三十步因高阜斬削而成東高一十丈三尺西一十二丈南門無城成化初參政朱英增築記曰城之惟堅池隄以完深以如泉高焉如山所謂削山為城因河為池張良臣所據以叛易守而難攻者也

凡城皆有濠在外惟蘇州則內外有濠而城之形

為亞字形最難攻以 太祖神威中山王合諸大將用兵二十餘萬圍之十月而後下匪直士誠之善守也

抗州城拓於張士誠計九千八百五十二堞萬曆四十年間每堞議用魚脊石版一片覆之該銀一千七百兩有奇此法儘可通行

西寧衛城高五丈原如之蓋李軌所築涼州衛高四丈九尺洪武中指揮濮英增高三尺原六丈城西六十五里有獸文石其一高五丈長一丈三尺周

圍三丈三尺上有牛形二分鹿形一分虎頭餘石有狼形羊形鹿形者凡五

過無錫縣見其城煥然一新內白外藍皆以石灰塗藻宛若世家蕭牆一般每丈約費銀二兩計城可三四千丈聞皆取辦於甲里者夫修城役軍不徼民制也違制而動又無益事實其義何居乃知秦二世欲漆其城殊不足恠或以余言為過曉曰看兩京曾用此否其人殆不以為然未幾湮頽如故

城門

輿地志句踐應門之上有大鼓名之爲雷鼓以威於龍也寰宇記吳作蛇門作蛇象而龍田漢書王尊傳毋持布鼓過雷門注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門浴陽湘州記前陵山有大石鼓云昔神鶴飛入會稽雷門中鼓因大鳴十道志雷門上有大鼓闊二丈八尺聲聞百里孫恩之亂軍人砍破有雙鶴飛出後不鳴晉書亦載之舊門去城百餘步後改爲五雲門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十各自立名然惟蘇州閭門及齊葑葑婁盤蛇與杭之錢塘最著卽兒童能言之南則聚寶北則哈答任城乃元之舊名而哈答改名宗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稱舊名稱新葢業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門而著曰薊門劍門夔門荆門吳門彭門鴈門古號而最雅相傳者春明門土司皆不許立城

權奇築城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為嘉興推官署印平
湖適倭寇至議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
縛某居軍前禦侮百姓受其恩必相急乃可舉事
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權奇之妙乃
爾然非素得民心卽殺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
有涖州胡栢泉亦松官太宰

樓閣臺

樓閣大觀無如南昌之滕王閣武昌之黃鶴樓岳
州之岳陽樓三樓皆西向而岳陽尤偉

真定府有陽和樓雨雪不沾灑四面隨風若避故
以名

楚稱三戶久矣乃漢渤海郡亦有三戶縣卽今之
長蘆地方也其地亦有岳陽樓蓋取東岳以名因
地僻故不著

四川達州有六相樓則唐李嶠李適之韓滉劉晏
元稹宋張高英也或刺史或司馬或主簿皆以貶
官至

稻孫樓在廬州太安門上朱芾秋日登樓燕集見

田禾可愛問諸老農曰稻孫也稻已獲得而復抽穗芾喜因名其樓

紫閣山名在咸陽御宿川南山中杜詩紫閣行雲入漢波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青樹其葉紅紫亦曰華蓋樹寺有閣

書雲臺在曲阜南溪之上左傳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亦曰泮宮臺水經註曰靈光殿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詩所謂思樂泮水是也東遊記云

臺有水自西南而來深丈餘而無源

余居後二十丈有范莊池廣十畝水甚清大旱不涸池東西可里許有陶墩大水環之又東十里有蠡宅相傳范蠡養魚種竹處泗水縣陶山後為薛河河中有釣魚臺高一丈五尺代經大水不為損土人云是蠡世記養魚處廟基為范蠡宅其山下河邊平澤為范蠡湖蠡三致千金遷徙不定故嘉興南門亦有范蠡湖產五色螺每年易一色

堂

堂名多矣惟彰德府有密作堂最奇在華林園堂
周圍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於水為激輪於堂層
層各異下層刻木為七人相對列坐一人彈琵琶
一人擊胡鼓一人彈箏一人搥鼗一人振銅鈸
一人拍板一人弄盤並衣之以錦繡其節會進退
俯仰莫不中規中層作佛堂三間佛事精麗又作
木僧七人各長三尺衣以繪綵堂西南角一僧手
執香奩東南角一僧手執香爐而立餘五僧遶佛
左轉行道每至西南角則執香奩僧以手指香授

行道僧僧舒手受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爐僧
舒手授香於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於爐中遂至
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
層亦作佛堂倚立菩薩及侍衛力士佛坐帳上刻
作飛僊循環右轉又刻畫紫雲飛騰相映左轉往
來交錯終日不絕並黃門侍郎博陵崔士順所製
奇巧機妙自古未有

宋劉韜以資政殿學士死金之難贈太保魏國公
謚忠顯子子羽以徽猷閣侍制拒金人保全蜀卒

贈太師魯國公謚忠定孫琪以同知樞密院事卒
贈太師魯國公謚忠肅韜族叔領亦死金之難謚
忠簡又有純者知邵武禦賊見殺贈太尉謚義壯廟
額曰忠烈皆建州人合祀曰五忠堂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宋慶曆中官樞副歸休居洛
作五知堂一知恩二知命三知足四知道五知幸
謚恭惠

螽斯則百堂災燒殺劉聰子二十一人蓋偽漢所
建以居其子天譴報應者其堂在平陽府近有

徽州刻李分螽斯與則百為二當應天府志收人
建康南晉之堂其謬何極

三槐堂在今東昌府清平縣界內清平宋貝丘也
屬大名府

韓魏公定州閱古堂勝于畫錦堂多矣畫錦堂作
于相州郡治非韓私宅也

陳僖敏公鎰致政家居闢小園得蔡君謨所書畫
錦堂石碑復有芝產于堂柱間真完名全節之徵
也

衙宇房屋

自來京朝官必僦居私寓惟南京三法司國初
官初太祖謂大官人須居大房子名曰樣房極
宏壯蓋欲依樣遍造各衙門也近日南京如吏戶
禮兵工堂上及列署自以物力真官房亦可居國
子兩廟極水竹園亭之美亦公私轉合而成李九
我自南少亭轉北少宗伯做南例買房供堂屬居
住外徵民租如治家然誠非體然因此議其貪則
失之遠矣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古進奏院宋有朝集
院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其
遷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

兩淮運使署乃董仲舒相江都時故宅城東法雲
寺乃謝安石故居天寧寺其別墅云

蘇州巡撫行臺乃魏了翁賜^第宗理宗扁曰鶴山
書院

江西巡撫衙門在永和門內寧藩變後改承奉司
為都臺織造機房為按臺浙江巡撫衙門在官巷

口胡梅林總制時改于望僊橋蓋宋重華故宮地
傳有鬱葱之符

唐少卿宅在紹興新河坊少卿名翊宋宣和中為
鴻臚少卿連守楚泗台三州未嘗家食前後門雅
具未嘗開守舍者自側戶出入少卿長子閔為鄭
州通判代還一術士善相宅至夜登屋脊視云此
宅前開門則出兩府後開門則出臺諫而所應者
非本宗後建炎四年高宗駐蹕於越凡空第皆給
百官寓止禮部尚書謝任伯寓此宅拜參知政事

中使宣召開前門赴都堂治事上虞盧丞毒寅亮與
唐為姻家暫假投檢奏封章乞立嗣中旨除監察
御史開後門詣臺供職其言皆驗

鄭虎臣宅在嘉定鶴舞橋東居第甚盛號鄭半州
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閣
燈寶錄一卷皆言其奢侈于饜飫也嘗田宋末殺賈
似道于木綿庵即其人氣甚豪不止稱富家翁可
敬也

塾門外舍也人臣來朝至門外就舍熟詳應對熟

言熟也 家廟在東西堂為塾故曰西席
凡屋宇竹樹之類影入窓隙內者皆倒懸陽燧亦
如之中間有礙故也

某姓造一船筋忌者告之監司謂水中造房侵佔
豪霸為地方害監司北人大怒謂水中可造房何
事不為繩之急其人累訴不能白一儒生為操狀
曰南方水鄉家家有個船筋即如北方旱鄉家家
有筒馬房監司悟獄解

有以夜船航船呼人者謂其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

以此淺學之破碎摘裂足供談笑耳

奕

王傑字廷貴常州武進人素善奕且所酷好及為
南祭酒輒絕不復事李九我亦有此好為南少宰
亦停二公相類乃爾

琴

黃獻字仲賢號梧岡入內府年十一 考皇命之
學琴甚得親近年七十餘刻梧岡琴譜禮部尚書
陳經為序

范文正公酷愛琴唯彈履霜一操卽有事不廢人
謂之范履霜

獨孤及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其得趣
乃爾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項
蕭子媧作笙竽黃帝作鐘磬鼓吹鏡角鞞鉦制律
呂立樂師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岳作鼓篪作爛
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夷之樂穆王有木
寓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箏漢田橫客作輓歌漢武

帝立樂府作角觥魚龍曼延吞力吐火之戲梁有
高緝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教坊
倡優雜伎元人作傳奇

鐘鼎

三代制器曰鐘曰鈺曰鼎曰鬲曰盂曰鍔曰甗曰
盥曰洗曰箱曰盆曰鑑曰杵曰匝曰壺曰甗曰尊
曰罍曰彝曰卣曰舟曰瓶曰罌曰爵曰斗曰卮曰
角曰柶曰觥曰斝曰斚曰簋曰簠曰豆曰鋪曰鏡
曰鐸曰鐸曰磬曰鏡鐘有特鐘罇鐘編鐘凡三等

鉦類鐘而庠短盃類鼎而有味有攀鬲類鼎而空
足鍍類釜而大甌類甑而通中盃類洗而大罍有
足攀銅類洗而小鑑類銅而大甗類壺而庠卣類
壺而有足攀盃形方盞形圓彝六等皆有卣尊六
等皆有壘壘類壺容酒一斛卣類洗而有耳
鐘西方之聲其功大者其聲大卑則鐘仰則鼎一
也佛家謂地獄受諸苦楚聞鐘聲則蘇故緩其杵
黃鐘生一一生萬物君子鏢金為鐘四時允乳故
鐘調則君道得古軍中皆用今易以銅鼓鑼鏡之

屬取其便也

鼎絕大謂之尊圓掩上謂之尊豐者為鬲
大名府有譙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正則鐘聲
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
嘉靖中樂護為守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為咎
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縣之扣之不揚意甚不
悅忽夢大衆宣於鐘所既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處
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益異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為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戶

朱同芳弗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昏晨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御患無德隨俗可耻鐘兮有靈尚鑒乎此重光去王蓋臣繼之復令撞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

成化間大鐘二盪淮水中聲竝竝勢欲躍起總兵平江伯陳公銳祭之一鐘遂止令縣於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

張華銅山鐘鳴之應人能言之又其時朝士畜銅深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擊華云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耳錯之令輕鳴遂止

分宜縣昔有漁者釣得一金鎖長數百丈又得一鐘如鐸狀舉文聲如霹靂山川震動漁人恐沈於水中或言此秦始皇帝驅山鐸也

會稽靈嘉寺鐘本干闥國寺鐘也因風雨飛來有天竺僧過此識而知之

廣西太平府有一鐘自交趾思琅州飛來夜常入

水與龍聞天明復舊所正德己卯盜斷其紐及辰
靈怪遂滅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擊佗殆無孑遺
惟桐廬縣城東一寺鐘有蟒蛇盤其上軍士懼不
敢動再取再知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
去余居可十二里寺曰應天僻遠四周環以大水
罕有報者獨得免余每扣之聲清越度可聞數十
里惜懸深屋中悶悶耳聞寧波一鐘見夢太守得
免今半沒泥中取之不可動人皆神之陳士畜

銅鼓

世傳諸葛銅鼓然不始于諸葛馬援傳得駱越銅
鼓鑄為馬式還上之注引廣州記狸獠鑄銅為鼓
懸于庭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
卽留遺主人詩曰擊鼓其鏜鏜從金則固起于三
代時所謂金聲者殆如此必非鑼也
諸葛銅鼓皆奇文異狀雕螭刻乳間綴^鍛其數皆
四揚升庵編內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邡人
段祖以獻益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圍三

尺二寸圓如桶銅色如漆令去地尺餘以手振之
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以諸葛鼓證
之疑卽淳于銅鐵錫錫口皆阿大王所製更奇異
識者曰非錫乃鼎類也其名曰鬻詩曰漑之釜鬻
是也

音樂旨歸云鬻大上小下若甌鐺無足和羹用之
或曰甬也亦無足乃其實足以函牛兩耳峙如山
形鬻尤以爲至寶其重不啻銅鼓
蠻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易牛千

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卽得僭號爲寨主
矣

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
諸葛倡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有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世廟時湯都督沂東
名克寬戮海寇王良皮鞞之其聲比他鼓稍不揚
蓋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知故也

古銅鏡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魚爲業家於江上每
日與妻子棹小舟往來網罟所得僅足給食他日
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漫布
網下取卽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
堦鏤琢刻固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寔豐不
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運鬼輸盈塞敗屋
幾滿王無所用之翻以多爲患與妻謀曰我家從
父祖以來漁釣爲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鏡以
來何啻千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

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懼此鏡不應久留
不如攜詣戎省山白水禪寺獻於聖前永爲佛
供妻以爲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爲長老說
因依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襯施而出鏡授之長
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輒預檀
越謹置諸 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長
老密喚巧匠寫倣形模別鑄其一迨成與真者無
小異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貨貨自是日削初無
橫費若遭巨盜輦竊而去者又兩歲貧困如初夫

婦咎於棄鏡復往白水拜王僧翰以情冀返原物
僧曰君知向時吾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
必至吾爲出家子視色身非已有況於外物耶常
憂落姦盜手中無以藉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
王遂以鏡還不覺其贗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
衣鉢充物買祠部牒度童奴數溢三百後漸有聞
者盡證原鏡在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臺於漢嘉
貪人也認爲奇貨命建吏從僧逼索不肯與羅致
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財空無貯儲蓋入獄

之初爲親信行者席捲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
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持戟長身甚武
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末百步一猛
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顫懼探懷擲鏡而竄
以乃還寺爲其僞侶言之後不知所在隆興元年
祝東老泛舟嘉陵逢王漁自說其時事年六十餘

銅拳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見峰公
公嘗夢僊人授丹訣自楚撫歸出銅拳鑄爲器食

頃治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
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聲有鸞鶴壽星中踞羣真
環列其巔則金母坐而僊姮侍後有洞大士入定
其中所現僊靈皆生雅雕鏤不能及也

鐵爐

遵化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
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闢數丈為出鐵之所俱石
砌以間千石為門牛頭石為心黑沙為本石子為
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二韜扇之得鐵可四次

妙左右子產于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
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十次則化而為水
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鐵
不然則心病而不銷也如人心火大盛用良劑救
之則脾胃和而飲食進造化之妙如此
鐵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
羣山連亘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煉凡三時
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鍊而成鋼鐵由熟鐵九鍊
而成其爐由微而盛由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

敗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爐四十日
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衆
見其飛騰光燄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
元封其父為宗寧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
祀之其地原有龍潛于爐下故鐵不成二女投下
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禿見焉

鐵一名犁耳蓋最堅且厚者晉書稱秦行唐公洛
曰力制奔牛射洞犁耳

鐵器

狼山把總徐正得鐵矛於江中形製古朴不類近
時物其款識數字漫不知為何等語也一日置之
舟前颶風大作海潮突起鄰舟皆簸揚上下不能
駐足立獨此舟晏然如履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
然又明日置之他舟無不然者

李齊物天寶中為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
石下得古鐵戟若鐔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即以名
縣諸葛亮箕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與
鑄刀三千同

後主禪造一大釵長一丈二尺鎮釵口山徃徃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雲長采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後敗惜刀投之水成龍飛去

陝州鐵人

鐵人在陝州門譙樓下衣冠拱立世代莫知所始相傳爲禹治水置之以鎮水患者不知是否或以爲秦金人二人之數按細目集覽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符堅從入長安今陝州

人不及數尺恐非舊物

僧取沈牛

鐵牛在朝邑縣東三十里大慶關東岸四面岸三唐開元十二年鑄此以繫浮梁金元時牛存而梁廢未幾悉沈于河大定十年真定府禪院僧懷炳有巧思都水使者薦于朝得旨令取沈牛乃羣石駕舟自沈于河得牛所在以長繩繫增石轉機已出其三會有流言乃止初起役有善泅者十人佐助師每畫十字于十人之掌則入深淵如平地視

聽亦了然十人皆剡度為弟子

鐵鑊釜

揚州鐵鑊府城北門外鐵鑊六口南門外四口各
高四尺厚四寸五分周圍一丈七尺可容二三十
石不知何代何人所鑄北門外兩鑊皆平沒入土
露土外者光瑩不鏽溢如磨珠然相傳元鎮南王
府故物或又謂出隋宮皆不可考鎮江甘露寺亦有
大鐵鑊俗傳梁武帝鑄以飯僧者蘇文志有蕭公
古鐵鑊之句又或以為前代壓鎮之物與揚州

同亦未知是否

梁築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而破堰
其性惡鐵乃運鐵器釜鑊之屬數千萬斤沈之揚
州鐵豈即此類耶

鐵釜在北門外蘇州造船廠今移在太倉海寧寺
相傳通番船煮葑綆用者闊六尺三寸高四尺三寸
圍二丈厚二寸四分

鐵棺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焉長九尺二寸前

廣後挾相傳末建亥間薛慶常遣其徒撼之中有
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鎚擊百不損鼓鞞鎔之不
液乃止

攢棺奇繪

柴墟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侍郎終於南都
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斃攢于墓舍丁丑
十月啓而葬諸制域發視棺上變生黥墨如鐵
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
旁出二篠莖葉咸脩左則梅株大矯相綴數花其杪

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
爲後有文隱隱未就吁亦異甚矣哉殆有鬼神
爲之其間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
而究之深入木理於是四境喧詫觀者填溢莫不
駭歎以爲神異灝乃拂楮於上摸其大都藏於家
廟

挈棺

劉太守鈺沔陽人每行必挈雙棺自隨吳江吳尚
書山亦知之吳以勳勳事觸聖怒勒歸卒于利

國驛卽用以殮

情以平正而論以平則必察其詳自動是以吳

商 權 權 權

而國以教人本其心要則財去其難長其難其

改以俱同者須入其地使相和夫夫其難其難

國之有文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

改以俱同者須入其地使相和夫夫其難其難

國之有文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



